

羅基敏教授／編審
陳秋萍、游淑峰／譯

克拉拉·舒曼

Clara Schumann — The Artist and the Woman

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女鋼琴家

ASCAP-Deems 泰勒獎得主 南西·瑞區／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克拉拉·舒曼/南西·瑞區 (Nancy B. Reich) 著；陳秋萍、游淑峰
譯 -- 初版 -- 台北縣新店市：高談文化，2003【民92】
面；公分
譯自：Clara Schumann: the artist and the woman
ISBN 957-0443-68-5（平裝）

克拉拉·舒曼

作者：南西·瑞區

譯者：陳秋萍、游淑峰

出版編輯：宜高文化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六段29號4樓

電話：(02) 2726-0677 傳真：(02) 2759-4681

<http://www.cultuspeak.com.tw>

E-Mail：cultuspeak@cultuspeak.com.tw

定價：新台幣300元整

製版：崧展製版 印刷：松霖印刷

圖書總經銷：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249-6108 傳真：(02) 2249-6103

郵撥帳號：19282592高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省業字第890號

Copyright(c)1985 by Cornell Universit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c)2003 CULTUSPEAK

PUBLISHING CO., LTD.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文字非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公開播放

獨家版權(c) 2003高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3年3月二版

CONTENTS

目 錄

前 言	5
致 謝	12
年 表	16
第一部 克拉拉的生命歷程	23
第一章 前奏 萊比錫的維克家族	24
第二章 事業起步	44
第三章 羅伯·舒曼與維克家族	66
第四章 與維克決裂	94
第五章 婚姻生活	128
第六章 壓力累積	158
第七章 杜塞多夫與羅伯·舒曼的死	173
第八章 晚年	200

第二部 面紗下的女祭司	241
第九章 克拉拉與布拉姆斯	242
第十章 其他友人與同期音樂家	272
第十一章 作曲與編輯生涯	298
第十二章 演奏家	348
第十三章 學習與教學生涯	391

克拉拉・舒曼

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女鋼琴家

南西・瑞區 著

陳秋萍、游淑峰 譯

宜 高 文 化

CONTENTS

目 錄

前 言	5
致 謝	12
年 表	16
第一部 克拉拉的生命歷程	23
第一章 前奏 萊比錫的維克家族	24
第二章 事業起步	44
第三章 羅伯·舒曼與維克家族	66
第四章 與維克決裂	94
第五章 婚姻生活	128
第六章 壓力累積	158
第七章 杜塞多夫與羅伯·舒曼的死	173
第八章 晚年	200

第二部 面紗下的女祭司	241
第九章 克拉拉與布拉姆斯	242
第十章 其他友人與同期音樂家	272
第十一章 作曲與編輯生涯	298
第十二章 演奏家	348
第十三章 學習與教學生涯	391

前言

雖然關於克拉拉·舒曼的記載很多，但在距她出生已超過一百六十五年的今天，我們還是只能透過她那個時代的眼光和看法來認識她。即便今天，人們對她的看法，仍和她十九世紀同時代的人一樣，將她看做是個聖人或「女祭司」，是個全心奉獻的妻子、母親和音樂家。在嘗試以現代的方式來了解這位偉大的藝術家時，我不僅使用了新的資料，亦重新檢視了舊的資料。這個研究讓我對這位藝術家，同時也是位女性更加尊敬；我相信，她值得讓世人了解真正的她。這樣的工作需要以音樂學的知識、心理學的洞察力，以及對女性歷史與其在十九世紀音樂史上地位的敏感度，方能達成。

有關她的傳記，分別以英、法、德、丹麥還有其他數種語言出版，證明世人對克拉拉·舒曼的好奇。所有這些傳記，甚至最近的一些作品，主要都是根據利茲曼（Berthold Litzmann）的傳記《克拉拉·舒曼：一位藝術家的一生》（Clara Schumann: Ein Künstlerleben, 1902至1908年間出版），以及她和布拉姆斯

(Johannes Brahms) 的書信往來 (1827年出版)。

利茲曼的傳記分為三冊、共一千四百五十九頁，是在舒曼的大女兒瑪麗 (Marie) 的監督，以及舒曼家族授權下寫成的，它是研究十九世紀音樂史學者主要的資料來源，事實上，也是我這本書的主要資料來源。利茲曼原是文學學者，是舒曼家的朋友，他篩選了數千封信件、羅伯與克拉拉所有的日記，還有法院命令、旅行筆記、家事簿、舊節目單、樂譜手稿，簡言之，是所有舒曼生前小心翼翼地建檔並珍視的文件。克拉拉·舒曼與布拉姆斯在一八五三到一八九六年間互相往來的書信，共有兩冊，為兩位偉大音樂家的生命留下了珍貴的記錄，而利茲曼是唯一獲准引用這份珍貴資料的學者。利茲曼的客觀、理解和溫情並不因條頓民族追求完整的態度而有所消滅。很多欣賞克拉拉·舒曼的英格蘭樂迷，熱切等待那些信件和利茲曼傳記的譯本；它們幾乎跟德文版同時發行。不幸的是，葛莉絲·哈朵 (Grace Hadow) 令人讚賞的傳記譯本 (一九一三年) 和信件譯本 (一九二七年)，大幅縮減原書的內容，以至遺漏了很多可以了解這位女性，以及她那個時代的重要細節。

此外，回顧原始資料，發現很多利茲曼沒有注意到的細微差別，他遺漏了許多資料，可能是為了保護與事件有關的人，或因為他認為那些不值得一提。至於譯本的問題更大，原因不在於語言轉換的問題，而是因為傳記內容比原書少了三分之一，而信件集則比原版本少了一半。哈朵的摘錄貼近事實，但因為省略太多，以至於認真的讀者無法從譯本中窺見全貌，其他有關舒曼資料的譯本也有同樣問題。基於這些原因，我只採用德文著作，而

且所有引用的資料都用我自己的譯文。全部的引文都來自德文作品（歐根妮·舒曼的《回憶錄》是唯一的例外）。我很幸運能參考新近出版的克拉拉與羅伯·舒曼書信集第一卷（一八三二～三八年），這份帶有評註，並經過考證的版本係由艾娃·懷斯懷勒（Eva Weissweiler）編輯。只要可能，我都是參考這個版本而非利茲曼的版本，因為前者完整刊載了書信的原稿。由於後來幾年信件的书卷尚未出版，而且因為我無法參考原始書信，在一八三八年以後的信件，我只好（儘量小心地）仰賴利茲曼的版本，以及博提希爾（Wolfgang Boetticher）的《羅伯·舒曼的文章與信件》（Robert Schumann in seinen Schriften und Briefen）。

一九七一年開始，位於茨維考（Zwickau）的羅伯·舒曼紀念館（Robert-Schumann-Haus）出版了一系列有關舒曼文件的出版品。這些以當代學術方式編輯的文件，改變了舒曼研究的角度，讓讀者不只局限於由家族授權的出版品，或受限於編者的個人偏見。透過羅伯·舒曼紀念館的修佩（Martin Schoppe）和瑙浩斯（Gerd Nauhaus）熱心協助，我得以在它們出版之前，就能研究其中很多文件，例如家事簿和「婚姻日記」；並得以研讀其他依計畫尚待多年後才會出版的文件，包括克拉拉·維克的日記，和維克與舒曼家族的文件。我也檢視了數千封保存在歐洲和美國檔案室中的書信，還有與舒曼夫婦有關的已出版之書信集。結果讓我對利茲曼升起無上的敬意，但也更多方面地了解了這位女性，她是藝術家、妻子、母親、教師、編輯，亦是弗德列西·維克、羅伯·舒曼和約翰內斯·布拉姆斯具創作力的伙伴。

因為讀者可以從利茲曼的書（或哈朵的譯本）取得克拉拉·舒

曼生平的逐日記錄年表，因此我不想再抄錄這些細節，或是重覆很多舒曼文獻中讀者耳熟能詳的故事。雖然本書第一部按照年代來寫作，但我把焦點放在我認為的克拉拉·舒曼生平中的關鍵議題：她與父親間的密切連結、跟母親的關係、她的教育以及傑出事業的發展、她為獨立自主的艱苦掙扎、為兼顧家庭和事業被迫做出的選擇、她如何擔負母職、家庭生活重心的變化，以及面對丈夫生病、自殺未遂和住院治療的態度。在舒曼死後的四十年間，她在歐洲和英格蘭建立並維持的事業，無人能出其右。本書第二部描繪了她豐富的生平，以她生命中的四個重點為主，做細節呈現：她的朋友關係、創作作品、在舞台上的生命，以及教學生涯。其中每一章，我都試圖解答由音樂家所提出有關她的貢獻和影響的問題，提供先前看不到的一些資料，並為克拉拉·舒曼在十九世紀音樂界做一定位。當讀者看到布拉姆斯僅占她生平的一個章節時，可能會很驚訝；這確實是很重要的一章，但它卻不像那麼多人懷疑的那樣，是一段強烈而重要的關係。

我為這本傳記進行的資料蒐集工作，是在偶然間開始的：一九七三年，我無意間發現克拉拉·舒曼與魯多夫（Ernst Rudorff）之間未出版的往來信件（一八五八～九六年），魯多夫曾是她的學生，為時並不長，後來是她女兒歐根妮的老師。舒曼和這個比她年輕的男人很有緣，身為柏林音樂院（Berlin Hochschule für Musik）鋼琴系的主任，魯多夫是她最仰賴的音樂家和朋友中的一員。魯多夫的信件是個起點；由此開始，加上其他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書信，讓我瞭解了利茲曼未曾提到的克拉拉·舒曼的個性和特質。

這個研究使用的資料，有一些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文件，因為特別有意義，所以必須在這裡提一提。茨維考的羅伯·舒曼紀念館所有的文件和資料，特別是克拉拉·維克未出版的日記，提供研究者先前未知的豐富資訊，名字、地點、日期，還有關於克拉拉和她父親弗德列西·維克個性的新認知。弗德列西·維克的信件，由瓦爾希·舒曼（Kathe Walch-Schumann）編輯，直到一九六八年才全部出版，讓我們比較清楚他的為人，利茲曼對他這個人並不欣賞，亦從未透露他真實的面貌。姚阿幸（Joseph Joachim）和布拉姆斯、魯多夫及克拉拉·舒曼間的往來信件、姚阿幸家族的信件、舒曼家族的信件、希勒（Ferdinand Hiller）的書信，以及克拉拉·舒曼與恩斯特·魯多夫之間往來的信件，展現了十九世紀音樂與演奏界的狀況，還有牽涉其中的私人關係。

其中有些我認為是最引人矚目的信，出現在久被遺忘的德國音樂期刊上；例如克拉拉·舒曼寫給施特芬斯（Emilie Steffens）那些很好的信（第六章）和她寫給巴吉（Selmar Bagge）的信（第十章）。其他還有出自著名書籍、先前傳記作者忽略掉的文字記錄，一八五四年薩洛蒙（Hedwig Salomon）描寫克拉拉·舒曼的文字（第七章）、一封克拉拉跟利斯特（Emilie List）提到她十六歲生日宴會的信（第四章）、寫給希勒談到她在杜塞道夫所受待遇的一封憤憤不平的信（第七章）、阿瑪莉·姚阿幸（Amalie Joachim）在一八七二年寫給丈夫的信（第八章），以及貝克（Ruppert Becker）日記上的記事（第七章）。這些透露出更人性的克拉拉·舒曼--透過她自己的文字而鮮活起來的女性。這些文件大部分是第一次被譯成英文，其中很多信都是整封登載。

研讀女性歷史的學生都知道，即便在那些卓越女性的生命中，其他女性對她的影響力通常都被忽略了，研究克拉拉·舒曼的過程也發現同樣的問題。不管作者是男是女，在大部分克拉拉·舒曼的傳記裡，羅伯·舒曼都扮演著極大的角色。而克拉拉母親瑪莉安娜的地位，及她對這位年輕鋼琴家的重要性，全都隻字未提。事實上，在瑪莉安娜生下維克的孩子並離開他之後，利茲曼就不怎麼提到她了。或許早年離婚一事對舒曼家以及利茲曼來說，都是件不光采的事。而我希望透過這個研究，恢復瑪莉安娜·巴吉爾在她女兒一生中應有的地位。施塔姆·巴吉爾（Herma Stamm-bargiel）協助我做到這件事，她親切地讓我參閱巴吉爾家的圖片和家族文件。

尋找克拉拉·舒曼作的曲子並不是件容易的工作，但茨維考羅伯·舒曼紀念館的檔案裡，提供了珍貴的資料。茨維考收藏了克拉拉·舒曼親筆寫的原稿和印刷樂譜，並在柏林國立圖書館裡，令人興奮地發現了她歌曲的親筆原稿被收在一本筆記簿裡，還有在她協奏曲中的最後一個樂章，有羅伯·舒曼的配樂，讓我們了解她作品的日期，並能完成比以前更完整的作品目錄。

第十一章中的譜例，取自克拉拉·舒曼作品集的第一版，以及多佛公司（Dover）於一九七二年重印的，由克拉拉·舒曼編輯（Leipzig: Breitkopf & Hartel, 1879-93）的《羅伯·舒曼作品集》（Robert Schumanns Werke）。譜例五來自《約翰內斯·布拉姆斯作品全集》（Johann Brahms: Samtliche Werke），由加爾（Hans Gal）與曼德柴維斯基（Eusebius Mandyczewski）為維也納愛樂人協會編輯成書（Leipzig: Breitkopf & Hartel（1926-28））

。譜例六和譜例七則取自舒曼的《即興曲》，由克勒（H.J. Kohler）編輯（Leipzig: Peters, 1979），第二十九頁。

在十九世紀，人名和曲名的拼法很不一樣。例如，克拉拉·舒曼拼自己的名字總是用C，但是羅伯·舒曼寫他妻子的名字時，卻有時用C，有時用K。我試著以當事人本人拼寫自己姓名的方式或正式文件中的寫法，來統一各個名字的拼法。

11

在探索偉大的女性前輩時，女性主義者總是以克拉拉·舒曼為號召。不過，必須指出的是，以這個字的現代意義而言，她並不是個女性主義者。她對女性的權利，或其他有創意的德國女性自十九世紀中葉起，開始發起爭取認同的奮鬥，不大感興趣。她只專注在她的事業以及眾多的責任上，處理調和一個女人步出傳統位置時，必然引發的種種衝突。

克拉拉·舒曼一向有自己的主張，認知自己是個藝術家，也是個女性，並始終感謝她的藝術，支撐她度過一個充滿悲劇和成功的生命。

南茜·瑞區（Nancy B. Reich）

Hastings-on-Hudson, 紐約

致 謝

12

我要向安娜·伯頓（Anna Burton）醫師致上最深的謝意，感謝她的友誼、不斷地支持和同情，以及我們之間歷時多年互相鼓舞、成果豐碩的合作關係。身為成功的音樂家暨執業的心理分析師，她真可說是本書創作時的匿名合著者。在我進行研究期間，伯頓醫生全力協助我，思索並了解期間發生的可疑情況和問題。本書的每一頁，遍布著她的智慧和敏銳的洞察力。

我衷心感謝在歐洲和美國兩地與我共事的伙伴，協助我進行這份工作：修佩和璫浩斯，慷慨地對我開放收藏於茨維考的羅伯·舒曼紀念館之文獻檔案，並用各種可能的方法來協助我；萊比錫的克勒與漢堡的蕾娜特（Renate）和庫爾特·霍夫曼（Kurt Hofmann）發人深省的談話，及萊比錫的米勒（R. Klaus Muller）、皮塔須（Kate Pitasch）；波昂的貝倫布魯赫（Brigitte Berenbruch）；漢堡的海姆（Helga Heim）；西柏林的霍林·舒勒（Maike Holling-Suhl），他們的友誼和全力支持，讓我在歐洲的研究，很令人滿意而且成果豐碩。基爾（Kiel）的克拉森（Janina

Klassen)、布達佩斯的帕凱·艾克哈德 (Maria Parkai-Eckhardt) 和法蘭克福的卡恩 (Peter Cahn)，與我分享他們的資料；還有科隆的懷斯懷勒，欣然將她收藏的克拉拉·舒曼寫給貝蒂娜·馮·阿尼姆 (Bettina von Arnim) 的信件副本寄給我。

我也感謝伊莫根·菲林格 (Imogen Fellingner) 的協助，她的家族跟舒曼家的關係可追溯到好幾代；還有赫爾瑪·施塔姆·巴吉爾，提供我托姆利茲家族未出版的畫像影本，與我分享托姆利茲與巴吉爾家族的資訊，並允許我採用瑪莉安娜·托姆利茲的畫像。

我很感激戈特貝格 (Johannes von Gottberg) 允許我參閱魯多夫的文獻，並准許我摘錄克拉拉·舒曼寫給魯多夫的信。

在美國的朋友和同事中，我深深感謝瑪莉安娜·馮·雷克林豪森·包爾斯 (Marianne von Recklinghausen Bowles) 和維克爾特 (Gabriele Wickert) 在翻譯上的專業協助，還有布洛克 (Adrienne Block)、格利歐 (Gary Golio)、喬伊斯 (Mary Ann Joyce)、克拉斯納 (Gladys Krasner)、米勒 (Karen Miller)、蘇珊娜·瑞區 (Susanna Reich)、帝克 (Judith Tick) 和魏德 (Rachel Wade) 多年來持續不斷的鼓勵、忠告和協助。我和奧斯瓦爾德 (Peter Ostwald) 博士有過幾番發人深省的談話，在我構思克拉拉·舒曼這本書的幾年間，他寫了一本羅伯·舒曼的傳記，感謝他對我這個研究的興趣與鼓勵。

感謝霍爾馬克 (Rufus Hallmark)、帕克 (Mildred Parker) 以及我在史丹福女性研究中心的同事，特別是貝爾 (Susan Bell)、奧芬 (Karen Offen) 和沙菲爾 (Marilyn Safir) 很有幫助的建議。非常謝謝洛克 (Ralph Locke) 和提姆 (Jurgen Thym) 提供我有關「狄更